



孙宁近影

## 人物名片

孙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教授、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北仑区美协名誉主席。作品曾参加第七、八、九、十一届全国美展,第二、三、四、五、九、十一届全国水彩·粉画展以及中国水彩画大展,并获奖。曾在丹佛、维也纳、东京、广岛、长野、吉隆坡、符拉迪沃斯克等地博物馆、画廊和中国台湾“国父纪念馆”举办展览,开展学术交流。

人物

## 孙宁

一路写生  
一路探索

赵淑萍

## 岁月如歌 一路风景

说起孙宁,人们常用“学院派”来定性他。其实,他曾经在街道工厂做过临时工,插队当过农民,专业学的是化工。

孙宁生长在古老的京杭运河边。小时候,他总是长时间待在岸边,目送小船穿过小桥,渐行渐远。小桥流水、河埠廊坊、烟雨迷蒙……那是他记忆中永恒的故乡。十几岁,由于父亲工作调动,孙宁离开杭州来到金华求学。金华一中没有美术课,孙宁报名参加了一个绘画兴趣小组。美术老师叫蒋海济,是著名诗人艾青的弟弟。蒋老师给了孙宁最初的美术及绘画启蒙。高中毕业,孙宁到金华一家街道的工艺厂上班,日复一日地用油漆在玻璃上作画。业余时间,他跟随施明德学习国画。施老师毕业于旧时的英士大学,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国画功底。后来,施老师把自己的朋友、浙江师范大学的劳坚清,介绍给了孙宁。劳坚清先学水墨,后来转入水彩画。这几位老师都对孙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6年,孙宁来到宁波庄桥谢家支农。第二年,国家恢复高考。他很想报考美院,但认为凭自己当时的条件,希望不大。最后,孙宁考入浙江化工学校,学习化工分析。毕业后,孙宁阴差阳错地去了镇海炼化,成为一名中学美术老师。工作后,孙宁一直在进修,接受专业美术训练。其间他还多次往返金华,向劳坚清学习水彩画。最后,孙宁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任教。

三十多年,孙宁的艺术主线是秀丽的江南、粗犷的雪域。儿时运河两岸的风光、务农时农家的袅袅炊烟、灶台、老井、镇海炼化的厂房、机器,这一切都成了他的创作素材。青年时,他只身闯入广袤雄伟的高原。藏民磕头、朝圣散发出来的虔诚和一股神秘的力量,促使孙宁创作出《大昭寺》《甘孜雪山》等作品。古镇、老宅、旧时的街巷、器物,都是孙宁擅长表现的题材。1989年以来,他的“怀旧”系列作品在全国大展中屡有斩获。《城南旧事》中几间旧房、一口老井、一只木桶,就将怀旧的主题演绎得深邃、优美,那种水似的乡愁和淡淡的惆怅在人们的心头萦纆不去。这幅画在“首届中国杭州西湖艺术节”上展出后获得评委一致赞誉,斩获金奖。一时间,孙宁名声大噪,被同行誉为“水彩界最具怀旧意识的抒情画家之一”。孙宁的水彩画中,流淌着中国水墨和传统诗词的韵味,这跟他早年学画的经历有关。

## 布上水彩 独辟径

孙宁是一个爱探索的人。刚学习水彩画,他就发现水彩画的一个弱点——轻。“如果把油画比作交响乐,那么水彩画只能算是轻音乐。”那么,能否让水彩画“重”起来呢?1989年,他画炼化厂的管道。水彩纸厚而松软,修改后易脏。他试着将棉布裱在水彩纸上作画,没想到,这样一来,笔触落下,产生了另类的水色效果。布的韧性,可以承受反复的擦洗、折叠等重力性的技术处理。正是“织物上做的水彩”的技法,成全了他国画的意境和油画的厚重追求,使得一系列旧景旧物,显得空濛,从而有了更浓的沧桑感。他的画作顺利地进入了全国美展!第二年他画水井,又借用传统“蜡染”工艺手法制作肌理,使画面既保持了水彩的特性,又产生了迷人的肌理效果和材质美感。这样的创新,大大拓宽了水彩画的表现力。1996年,在四川美院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水彩画展中,孙宁的参展作品《灶台》中蕴藏的“秘密”,被学生们发现。此后,《全国水彩画金奖

画家之技法》一书出版,其中介绍了孙宁的创作经验。一些水彩画家也曾在织物上尝试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效果总是不佳。

孙宁与众不同的水彩画赢得了大洋彼岸人们的瞩目。2004年,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在东方网上看到孙宁的作品,顿觉耳目一新。当年,该校和孙宁取得联系,请孙宁为该校师生作了两场艺术讲座和作品学术展。2005年初,该校艺术学院邀请他赴美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孙宁从而也成为我市第一位受美方直接邀请进行艺术教育交流的在校教师。近些年,在美国当代艺术家弗吉尼亚的影响和激励下,孙宁又尝试以丙烯代替传统水彩颜料在画布上作画,并运用刮、擦、洗等非常规手法表现人物、古村落、老家具甚至现代化的港口等。这样不仅摆脱了水彩颜料的在布上作画时色彩表现力偏“弱”的局限,而且,表现语言更加丰富,手法更加多样,为水彩画艺术开辟了一条新路,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赞誉。

## 师法自然 因心造境

东西方传统绘画都重视写生,孙宁深谙此道,始终坚持写生。他说,对景写生,可以观照自己的心灵。每一次写生,都是一次人生的有益思索。

2014年,《实景真情——孙宁写生作品集》出版。从集中的作品就可以看到孙宁行走的足迹。其

中,有水彩画作品和油画作品。有故园景色、江南风情、异域风光。从表现技法看,干画法和湿画法相结合,一次性完成。笔法生动自然,色彩明丽。水色交融、酣畅淋漓,营造出灵动深邃的意境。

从宁波走出去的画家夏克梁,回忆起十多年前和孙宁一起写生的情景。那时,西塘水乡、石浦渔港、四明山的村庄、绍兴名胜等都留下了他们写生的足迹。彼时年轻,从早到晚,不吃不喝,能画上一整天。晚上住旅馆,还会一起讨论和分享当天的战果。因为耳濡目染,他深深折服于孙宁对艺术一丝不苟的态度。凑巧的是,2013年在没有任何约定的情况下,两人居然在俄罗斯的艺术博物馆里相遇。“随着对外交流活动的拓展,孙宁写生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断改变,从安徽的黟县到江西的婺源,从本国到邻国,从美洲到欧洲,从湿画法到干画法,从具象到意象,每到一处他都寻找最动人的景色,用笔记录下感受。”夏克梁在序中写道。

孙宁一直认为,写生需要打破固有的模式,才可以走得更远。因此,他在写生中总是践行他的艺术信念——把生活的艺术搬到纸上,并以此走进心灵。所以,当你看到异国的城堡、教堂、别墅、火车站以及郊外的风光,你会觉得清新、亲切,因为,一切艺术皆心语。在实景中,都蕴含了画家的真情。而且,你会感到水彩画的“轻”,这是轻盈之“轻”,而非内容形式之“轻”。



外婆的灶台 (水粉)

孙宁

袁国松

1932年重阳节,应蒋介石之邀,民国四大高僧之一、近现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出任奉化雪窦寺方丈,直至1946年5月卸任,驻锡雪窦十四年。

太虚(1890—1947),俗名吕淦森、吕沛林,法名唯心,别号悲华,祖籍浙江崇德(今桐乡),生于海宁长安镇。他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著名的理论家、实践家,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抗战胜利后,太虚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实际领袖。当代,太虚大师与虚云老和尚、印光法师、弘一法师,被中国佛俗并称为“民国四大高僧”。

其实,太虚与蒋介石、与雪窦山最初结缘是在1927年。那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不久回奉化溪口老家。蒋介石对太虚大师仰慕已久,趁下野归里休养机会,特电邀太虚来溪口为其讲经。9月9日,大师抵雪窦,与蒋氏长谈竟日,并共游雪窦山的千丈岩等胜景。翌日恰遇“中秋”,太虚客寓溪口文昌阁。是夜,宾主们除了相与赏月,主要事宜是请太虚为蒋介石、毛福梅夫妇以及正在溪口的张治中、吴忠信等民国要员,讲解《心经》大意。太虚还写了一首归隐诗赠与蒋介石,循循劝慰和引导。从此,蒋对太虚礼遇有加,引为知音。

1934年,太虚在雪窦山开讲《弥勒上生经》时,首次倡议雪窦山作为弥勒道场列入中国佛教五大名山。

1937年春天,从远方归来驻锡雪窦的太虚大师,遇上了两位大将军——冯玉祥与张学良。

4月15日,蒋介石之兄蒋介卿出殡,冯玉祥将军以蒋介石盟兄身份来溪口送丧。4月17日,冯玉祥去雪窦山拜会了太虚大师。其时,日寇紧逼,正处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夜,太师请将军为雪窦山留下墨宝,冯玉祥一番沉思,挥毫题“抗日救国”四个隶书大字。而今,它已属于奉化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

那时,“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正幽禁于雪窦山上。终日郁闷的将军便邀约大师,漫游雪窦山上下,尽情观赏桃花。太虚在《陪汉公(张学良)游徐凫岩》一诗中写道:“重踏丹山赤水流,徐凫岩上石如浮。春光过半清明近,生意盎然翠枝头。”那景象,雪窦山麓的亭下古镇,还没“沉沦”于亭下湖之中;剡溪之涓的溪口沙堤村,则是清末奉化水蜜桃之父张银崇试种成功后大面积栽种的村落,那真当是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太虚在《张汉卿邀自亭下坐竹筏到沙堤宴桃

花间》诗中,表达出春日赏花的畅快心境:“悠扬妙乐急湍流,溪上偕乘竹筏游。万树桃花晒红雨,无比春色溢枝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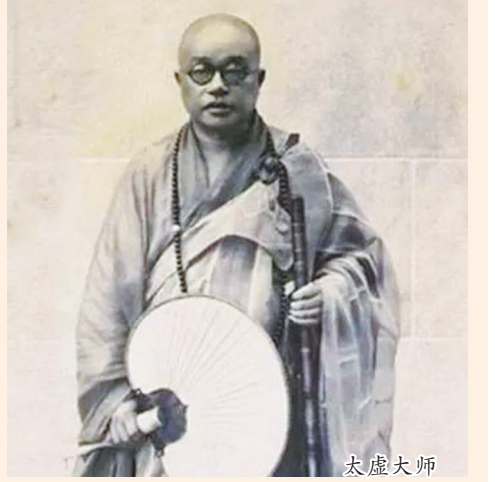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下旬,太虚辞去雪窦寺方丈之职。当年5月25日的《奉化日报》载:“雪窦住持易人,太虚命门人大醒继任,于二十四日进山就职。”

1947年1月3日,太虚大师重归阔别十年之久的雪窦山,留三宿,不胜庆幸之感。他在《重归雪窦》诗中写道:“妙高欣已旧观复,飞雪依然寒色浸。寺破亭空古碑在,十年陈梦劫灰寻。”谁都没料到,这是大师与雪窦的最后一次相遇。3月17日,大师在上海玉佛寺圆寂。4月15日,太虚的舍利灵骨迎至雪窦山。作为佛学家,太虚一生著述演说凡数百万言。5月20日,太虚高足印顺法师率续明、杨星森、杜名廉三人,假雪窦寺圆觉轩,开启了

交给了雪窦寺。

对于这块重见天日的塔碑,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雪窦寺方丈怡藏法师在2005年写的《重归太虚大师年谱序》中有生动记述:“在纪念堂落成舍利塔将建时,旅游集团维修龙潭水库发现大师之墓碑,更让人匪夷所思此中因缘。深埋水中之物,历经数十年之久,恰此时又见天日,使我泪流满面,悲喜交加!”

2005年9月,雪窦山太虚塔院告竣开放,失而复得的塔碑重新砌入太虚舍利塔中。而安放塔内的大师舍利子,已是怡藏法师于2001年从香港分请而来。太虚塔院占地面积达70亩之广,全院由三座大殿及钟鼓楼、厢房等建筑组成。前为天王殿,殿额“太虚塔院”,为当代书法大家、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亲书;中为摩尼殿;后为太虚大师纪念馆。此外还有钟鼓楼及56间厢房。全院建筑顺势而建,气势雄

太虚大师  
与  
雪窦山

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工作,历时整一年,七百多万言之全书,编纂告竣。

1949年1月6日(农历腊月初八),雪窦寺方丈大醒法师,奉大师舍利灵骨入塔,一代佛学大师长眠佛教名山雪窦山。

“文革”时期,太虚雪窦山舍利塔被毁。2000年5月起,雪窦寺着手复建太虚大师舍利塔,新建规模宏大的太虚塔院(又称太虚讲寺)。其间,极为玄妙的事情发生了——

2003年至2004年间,溪口旅游集团对雪窦山三隐潭景点进行全面改造。在整修水库大坝时,施工人员在海底发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碑石,工程负责人立即告知了溪口博物馆。馆长火速赶往工地现场,经考证,此碑石乃为流失三十多年的太虚大师舍利塔之塔碑!而舍利塔拟复建之中,于是馆长“物归原主”,把碑石移

壮,别具一格,尽显古朴典雅之风韵。

2014年9月,太虚大师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奉化溪口举行。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专家学者们对太虚博大精深的佛学思想展开了探讨,对这位杰出的佛教改革家表达了无限的敬意与缅怀。今年3月,适逢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雪窦山太虚讲寺隆重举行了太虚大师追思供纪念法会。

太虚于1920年创办的《海潮音》,是近现代历时最久、影响最广、学术价值最高的佛教期刊,其编辑部也一度设于雪窦山。由此,8月启幕的2017雪窦山弥勒文化节上,将隆重举行“人间潮音”——中国佛教现代化奠基人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纪念大会。

太虚大师的肉身早已消逝,然而他留下的思想宝藏却走向永恒。他驻锡过的雪窦名山呢,无疑是他永远的纪念地!

## 渐行渐远的方言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不少人将中部地区,西南部地区的城市也视为“农村”。那里的方言自然也被放在了低贱的位置上。

其实,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凝结,里面包含了很多生动活泼的俚语俗语。地方方言作为文化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和一定地方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息息相关。不少当地的艺术形式需要借助方言来展现。像地方戏曲,就得用方言唱才有特色和魅力:甬剧离开了宁波话便无所谓“甬剧”;越剧采用的则是婺州的嵊州方言。即便是京剧,也要京腔京韵,内里自有其平仄、押韵、咬字规则上的讲究及严格腔体范式。从这个层面看,一旦方言衰败了,某些文化也可能会相应凋零。此外,方言和文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胡适先生在《海上花列传》的序言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究不如方言能表现人的神情口气。”《海上花列传》就是清末著名的吴语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方言小说。近年来非常火爆的一部长篇小说——金宇澄先生的《繁花》,也是沪语小说。很多小说不一定通篇用方言写成,不过在里面恰到好处地穿插进一些有辨识性的乡土俚语,无疑能令作品更富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

普通话讲究共性,而方言突出的是个性。普通话让你走得更远,方言能让你记住自己的根之所系。记得美剧《盲点》里有一

个情节:“FBI”想通过监听中国人来获取情报,为此特地找来了懂普通话的探员。结果这位探员竖着耳朵听了半天,也搞不清楚中国人在说什么——因为被监听的对象说的是温州话。这段影视剧中的情节虽是杜撰的,但说明了方言的地域特点极其强烈。方言产生的现实基础是当初那个人口流动并不频繁的农耕社会。彼时的百姓安土重迁,又深受“父母在,不远游”的训导。一般除了赶集、告状和赶考外,日常活动范围不会超过方圆十里。于是民谣有云:“十里不同音。而一旦人口流动性加强,方言存在的基础就会松动乃至崩溃。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人口不仅来自各地农村,也来自五湖四海。于是,出于现实沟通便捷性的需要,人们自然而然会选择普通话作为交流工具。

不过,笔者个人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保护和珍惜家乡方言,哪怕它无法改变自己随着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慢慢式微的命运。人们对方言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个社会对于文化、亚文化的包容能力。尤其在城镇化加速的时代里,方言是一条维系乡土和城市联系的精神文化纽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如果没有了方言,那么何处是故乡呢?一个人无论走得再远,听到乡音,就会想起故乡的山水风物和人情。否则江水深月,四海飘蓬,连文化寻根的基础都没有了,岂不太过凄凉?



清宸

和友人聊天时,无意中说起现在的孩子,从小就能把普通话说得标准纯正,却似乎并不见他们说家乡话。其实这种现象我早有所意识。也难怪,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中,大人都在强调说普通话,孩子们自然就和本土方言拉开了距离。

无须讳言,很大一部分家长的内心并不愿意孩子多说方言。一来,家乡话呀,连着根脉血脉的语言,还怕他们学不会?二来,孩子以后是要走向广阔天地的,所以学好普通话和英语很重要,至于方言……难道真打算让他们待在家乡,在父母的羽翼庇护下过一辈子?这样一想,方言仿佛真是可有可无了。起码,那些“目光长远”的大人不认为孩子能说一口流利娴熟的方言有什么实际好处。第三,坊间存在着一种观点: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说标准的普通话,没文化、没身份的才张口就是土里土气的方言。我不知道这种“高低贵贱”由何而来,后来一想,可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观念深入人心后,农村地位的下降使然。甚至